紅樓夢/第03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三十一回　撕扇子作千金一笑　因麒麟伏白首雙星[1]

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，想著往日常聽人說：“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，縱然命長，終是廢人了。”想起此言，不覺將素日想著後來爭榮夸耀之心盡皆灰了，眼中不覺滴下淚來。寶玉見他哭了，也不覺心酸起來，因問道：“你心里覺的怎麼樣？”襲人勉強笑道：“好好的，覺怎麼呢！”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，要山羊血黎洞丸來。襲人拉了他的手，笑道：“你這一鬧不打緊，鬧起多少人來，倒抱怨我輕狂。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鬧的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，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。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？”寶玉聽了有理，也只得罷了，向案上斟了茶來，給襲人漱了口。襲人知道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，待要不叫他伏侍，他又必不依，二則定要驚動別人，不如由他去罷：因此只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。一交五更，寶玉也顧不的梳洗，忙穿衣出來，將王濟仁叫來，親自确問。王濟仁問原故，不過是傷損，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，怎麼服，怎麼敷。寶玉記了，回園依方調治。不在話下。

這日正是端陽佳節，蒲艾簪門，虎符系臂。午間，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請薛家母女等賞午。寶玉見寶釵淡淡的，也不和他說話，自知是昨兒的原故。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，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，他沒好意思的，越發不理他。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，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，心中不自在，形容也就懶懶的。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自在，自己如何敢說笑，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，更覺淡淡的。賈迎春姊妹見眾人無意思，也都無意思了。因此，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。

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。他想的也有個道理，他說，”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時歡喜，到散時豈不冷清？既清冷則傷感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，謝時則增惆悵，所以倒是不開的好。”故此人以為喜之時，他反以為悲。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

聚，生怕一時散了添悲，那花只願常開，生怕一時謝了沒趣；只到筵散花謝，雖有萬种悲傷，也就無可如何了。因此，今日之筵，大家無興散了，林黛玉倒不覺得，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，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。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，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，將股子跌折。寶玉因歎道：“蠢才，蠢才！將來怎麼樣？明日你自己當家立事，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？”晴雯冷笑道：“二爺近來氣大的很，行動就給臉子瞧。前兒連襲人都打了，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。要踢要打憑爺去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是平常的事。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，瑪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，也沒見個大氣兒，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著了。何苦來！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，再挑好的使。好離好散的，倒不好？”寶玉聽了這些話，氣的渾身亂戰，因說道：“你不用忙，將來有散的日子！”

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，忙赶過來向寶玉道：“好好的，又怎麼了？可是我說的‘一時我不到，就有事故兒’。”晴雯聽了冷笑道：“姐姐既會說，就該早來，也省了爺生氣。自古以來，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，我們原沒伏侍過。因為你伏侍的好，昨日才挨窩心腳，我們不會伏侍的，到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！”襲人聽了這話，又是惱，又是愧，待要說幾句話，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，推晴雯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們的不是。”晴雯聽他說”我們”兩個字，自然是他和寶玉了，不覺又添了酸意，冷笑幾聲，道：“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，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！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兒，也瞞不過我去，那里就稱起‘我們’來了。明公正道，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，也不過和我似的，那里就稱上‘我們’了！”襲人羞的臉紫脹起來，想一想，原來是自己把話說錯了。寶玉一面說：“你們氣不忿，我明兒偏抬舉他。”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：“他一個糊涂人，你和他分證什麼？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，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，今兒是怎麼了？”晴雯冷笑道：“我原是糊涂人，那里配和我說話呢！”襲人聽說道：“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，是和二爺拌嘴呢？要是心里惱我，你只和我說，不犯著當著二爺吵，要是惱二爺，不該這們吵的萬人知道。我才也不過為了事，進來勸開了，大家保重。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。又不象是惱我，又不象是惱二爺，夾槍帶棒，終久是個什麼主意？我就不多說，讓你說去。”說著便往外走。寶玉向晴雯道：“你也不用生氣，我也猜著你的心事了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發你出去好不好？”晴雯聽了這話，不覺又傷心起來，含淚說道：“為什麼我出去？要嫌我，變著法兒打發我出去，也不能夠。”寶玉道：“我何曾經過這個吵鬧？一定是你要出去了。不如回太太，打發你去吧。”說著，站起來就要走。襲人忙回身攔住，笑道：“往那里去？”寶玉道：“回太太去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好沒意思！真個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？便是他認真的要去，也等把這氣下去了，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。這會子急急的當作一件正經事去回，豈不叫太太犯疑？”寶玉道：“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說是他鬧著要

去的。”晴雯哭道：“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？饒生了氣，還拿話壓派我。只管去回，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。”寶玉道：“這也奇了。你又不去，你又鬧些什麼？我經不起這吵，不如去了倒乾淨。”說著一定要去回。襲人見攔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，秋紋，麝月等眾丫鬟見吵鬧，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，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。寶玉忙把襲人扶起來，歎了一聲，在床上坐下，叫眾人起去，向襲人道：“叫我怎麼樣才好！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。”說著不覺滴下淚來。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，自己也就哭了。

晴雯在旁哭著，方欲說話，只見林黛玉進來，便出去了。林黛玉笑道：“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？難道是為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？”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。黛玉道：“二哥哥不告訴我，我問你就知道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拍著襲人的肩，笑道：“好嫂子，你告訴我。必定是你兩個拌了嘴了。告訴妹妹，替你們和勸和勸。”襲人推他道：“林姑娘你鬧什麼？我們一個丫頭，姑娘只是混說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說你是丫頭，我只拿你當嫂子待。”寶玉道：“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。饒這麼著，還有人說閒話，還擱的住你來說他。”襲人笑道：“林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。”林黛玉笑道：“你死了，別人不知怎麼樣，我先就哭死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死了，我作和尚去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你老實些罷，何苦還說這些話。”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，抿嘴笑道：“作了兩個和尚了。我從今以後都記著你作和尚的遭數兒。”寶玉聽得，知道是他點前兒的話，自己一笑也就罷了。

一時黛玉去後，就有人說“薛大爺請”，寶玉只得去了。原來是吃酒，不能推辭，只得盡席而散。晚間回來，已帶了幾分酒，踉蹌來至自己院內，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設下，榻上有個人睡著。寶玉只當是襲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，問道：“疼的好些了？”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：“何苦來，又招我！”寶玉一看，原來不是襲人，卻是晴雯。寶玉將他一拉，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“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。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過說了那兩句，你就說上那些話。說我也罷了，襲人好意來勸，你又括上他，你自己想想，該不該？”晴雯道：“怪熱的，拉拉扯扯作什麼！叫人來看見象什麼！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里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既知道不配，為什麼睡著呢？”晴雯沒的話，嗤的又笑了，說：“你不來便使得，你來了就不配了。起來，讓我洗澡去。襲人麝月都洗了澡。我叫了他們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才又吃了好些酒，還得洗一洗。你既沒有洗，拿了水來咱們兩個洗。”晴雯搖手笑道：“罷，罷，我不敢惹爺。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，足有兩三個時辰，也不知道作什麼呢。我們也不好進去的。後來洗完了，進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著床腿，連席子上都汪著水，也不知是怎麼洗了，笑了幾天。我也沒那工夫

收拾，也不用同我洗去。今兒也涼快，那會子洗了，可以不用再洗。我倒舀一盆水來，你洗洗臉通通頭。才剛鴛鴦送了好些果子來，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，叫他們打發你吃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既這麼著，你也不許洗去，只洗洗手來拿果子來吃罷。”晴雯笑道：“我慌張的很，連扇子還跌折了，那里還配打發吃果子。倘或再打破了盤子，還更了不得呢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愛打就打，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，你愛這樣，我愛那樣，各自性情不同。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，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，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。就如杯盤，原是盛東西的，你喜聽那一聲響，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，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。這就是愛物了。”晴雯聽了，笑道：“既這麼說，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。我最喜歡撕的。”寶玉聽了，便笑著遞與他。晴雯果然接過來，嗤的一聲，撕了兩半，接著嗤嗤又聽幾聲。寶玉在旁笑著說：“響的好，再撕響些！”正說著，只見麝月走過來，笑道：“少作些孽罷。”寶玉赶上來，一把將他手里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。晴雯接了，也撕了幾半子，二人都大笑。麝月道：“這是怎麼說，拿我的東西開心兒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，什麼好東西！”麝月道：“既這麼說，就把匣子搬了出來，讓他盡力的撕，豈不好？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就搬去。”麝月道：“我可不造這孽。他也沒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”晴雯笑著，倚在床上說道：“我也乏了，明兒再撕罷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古人云，‘千金難買一笑’，幾把扇子能值幾何！”一面說著，一面叫襲人。襲人才換了衣服走出來，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，大家乘涼，不消細說。至次日午間，王夫人，薛寶釵，林黛玉眾姊妹正在賈母房內坐著，就有人回：“史大姑娘來了。”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眾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。寶釵，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。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，一旦相逢，其親密自不必細說。一時進入房中，請安問好，都見過了。賈母因說：“天熱，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。”史湘雲忙起身寬衣。王夫人因笑道：“也沒見穿上這些作什麼？”史湘雲笑道：“都是二嬸嬸叫穿的，谁愿意穿這些。”寶釵一旁笑道：“姨娘不知道，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衣裳。可記得舊年三四月里，他在這里住著，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額子也勒上，猛一瞧倒象是寶兄弟，就是多兩個墜子。他站在那椅子後邊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‘寶玉，你過來，仔細那上頭挂的燈穗子招下灰來，迷了眼。’他只是笑，也不過去。後來大家撐不住笑了，老太太才笑了，說‘倒扮上男人好看了’。”林黛玉道：“這算什麼。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來，住了沒兩日就下起雪來，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回來，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氈斗篷放在那里，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，又大又長，他就拿了個汗巾子攔腰系上，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扑雪人兒去，一跤栽到溝跟前，弄了一身泥水。”說著，大家想著前情，都笑了。寶釵笑向那周奶媽道：“周媽，你們姑娘還是那麼淘氣不淘氣了？”周奶娘也笑了。迎春笑道：“淘氣也罷了，我就嫌他愛說話。也沒見睡在那里還是咭咭呱呱，笑一陣，說一陣，也不知那里來的那些話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只怕如今好了。前

日有人家來相看，眼見有婆婆家了，還是那們著。”賈母因問：“今兒還是住著，還是家去呢？”周奶娘笑道：“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，可不住兩天？”史湘雲問道：“寶玉哥哥不在家么？”寶釵笑道：“他再不想著別人，只想寶兄弟，兩個人好憨的。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。”賈母道：“如今你們大了，別提小名兒了。”剛只說著，只見寶玉來了，笑道：“云妹妹來了。怎麼前兒打發人接你去，怎麼不來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這里老太太才說這一個，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。”林黛玉道：“你哥哥得了好東西，等著你呢。”史湘雲道：“什麼好東西？”寶玉笑道：“你信他呢！幾日不見，越發高了。”湘雲笑道：“襲人姐姐好？”寶玉道：“多謝你記挂。”湘雲道：“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。”說著，拿出手帕子來，挽著一個疙瘩。寶玉道：“什麼好的？你倒不如把前兒送來的那种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。”湘雲笑道：“這是什麼？”說著便打開。眾人看時，果然就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，一包四個。林黛玉笑道：“你們瞧瞧他這主意。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，你就把他的帶來豈不省事？今兒巴巴的自己帶了來，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，原來還是他。真真你是糊涂人。”史湘雲笑道：“你才糊涂呢！我把這理說出來，大家評一評誰糊涂。給你們送東西，就是使來的不用說話，拿進來一看，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，若帶他們的東西，這得我先告訴來人，這是那一個丫頭的，那是那一個丫頭的，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，再糊涂些，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，混鬧胡說的，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涂了。若是打發個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，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，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？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，豈不清白。”說著，把四個戒指放下，說道：“襲人姐姐一個，鴛鴦姐姐一個，金釧兒姐姐一個，平兒姐姐一個：這倒是四個人的，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們清白？”眾人聽了都笑道：“果然明白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還是這麼會說話，不讓人。”林黛玉聽了，冷笑道：“他不會說話，他的金麒麟會說話。”一面說著，便起身走了。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，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。寶玉聽見了，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，忽見寶釵一笑，由不得也笑了。寶釵見寶玉笑了，忙起身走開，找了林黛玉去說話。

賈母向湘雲道：“吃了茶歇一歇，瞧瞧你的嫂子們去。園里也涼快，同你姐姐們去逛逛。”湘雲答應了，將三個戒指兒包上，歇了一歇，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。眾奶娘丫頭跟著，到了鳳姐那里，說笑了一回，出來便往大觀園來，見過了李宮裁，少坐片時，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。因回頭說道：“你們不必跟著，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，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。”眾人聽了，自去尋姑覓嫂，早剩下湘雲翠縷兩個人。翠縷道：“這荷花怎麼還不開？”史湘雲道：“時侯沒到。”翠縷道：“這也和咱們家池子里的一樣，也是樓子花？”湘雲道：“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。”翠縷道：“他們那邊有棵石榴，接連四五枝，真是樓子上起樓子，這也難為他長。”史湘雲道：“花草也是同人一樣，氣

脈充足，長的就好。”翠縷把臉一扭，說道：“我不信這話。若說同人一樣，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？”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，說道：“我說你不用說話，你偏好說。這叫人怎麼好答言？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變萬化，都是陰陽順逆。多少一生出來，人罕見的就奇，究竟理還是一樣。”翠縷道：“這麼說起來，從古至今，開天辟地，都是陰陽了？”湘雲笑道：“糊涂東西，越說越放屁。什麼‘都是些陰陽’，難道還有個陰陽不成！‘陰’‘陽’兩個字還只是一字，陽盡了就成陰，陰盡了就成陽，不是陰盡了又有個陽生出來，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。”翠縷道：“這糊涂死了我！什麼是個陰陽，沒影沒形的。我只問姑娘，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？”湘雲道：“陰陽可有什麼樣兒，不過是個氣，器物賦了成形。比如天是陽，地就是陰，水是陰，火就是陽，日是陽，月就是陰。”翠縷聽了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今兒可明白了。怪道人都管著日頭叫‘太陽’呢，算命的管著月亮叫什麼‘太陰星’，就是這個理了。”湘雲笑道：“阿彌陀佛！剛剛的明白了。”翠縷道：“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，難道那些蚊子，虼蚤，蠓虫兒，花兒，草兒，瓦片兒，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？”湘雲道：“怎麼有沒陰陽的呢？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，那邊向上朝陽的便是陽，這邊背陰覆下的便是陰。”翠縷聽了，點頭笑道：“原來這樣，我可明白了。只是咱們這手里的扇子，怎麼是陽，怎麼是陰呢？”湘雲道：“這邊正面就是陽，那邊反面就為陰。”翠縷又點頭笑了，還要拿幾件東西問，因想不起個什麼來，猛低頭就看見湘雲宮絛上繫的金麒麟，便提起來問道：“姑娘，這個難道也有陰陽？”湘雲道：“走獸飛禽，雄為陽，雌為陰，牝為陰，牡為陽。怎麼沒有呢！”翠縷道：“這是公的，到底是母的呢？”湘雲道：“這連我也不知道。”翠縷道：“這也罷了，怎麼東西都有陰陽，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？”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“下流東西，好生走罷！越問越問出好的來了！”翠縷笑道：“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難我。”湘雲笑道：“你知道什麼？”翠縷道：“姑娘是陽，我就是陰。”說著，湘雲拿手帕子握著嘴，呵呵的笑起來。翠縷道：“說是了，就笑的這樣了。”湘雲道：“很是，很是。”翠縷道：“人規矩主子為陽，奴才為陰。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？”湘雲笑道：“你很懂得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剛到薔薇架下，湘雲道：“你瞧那是誰掉的首飾，金晃晃在那里。”翠縷聽了，忙赶上拾在手里攥著，笑道：“可分出陰陽來了。”說著，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。湘雲要他揀的瞧，翠縷只管不放手，笑道：“是件寶貝，姑娘瞧不得。這是從那里來的？好奇怪！我從來在這里沒見有人有這個。”湘雲笑道：“拿來我看。”翠縷將手一撒，笑道：“請看。”湘雲舉目一驗，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，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。湘雲伸手擎在掌上，只是默默不語，正自出神，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，笑問道：“你兩個在這日頭底下作什麼呢？怎麼不找襲人去？”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：“正要去呢。咱們一處走。”說著，大家進入怡紅院來。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，忽見

湘雲來了，連忙迎下來，攜手笑說一向久別情況。一時進來歸坐，寶玉因笑道：“你該早來，我得了一件好東西，專等你呢。”說著，一面在身上摸掏，掏了半天，呵呀了一聲，便問襲人“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么？”襲人道：“什麼東西？”寶玉道：“前兒得的麒麟。”襲人道：“你天天帶在身上的，怎麼問我？”寶玉聽了，將手一拍說道：“這可丟了，往那里找去！”就要起身自己尋去。湘雲聽了，方知是他遺落的，便笑問道：“你幾時又有了麒麟了？”寶玉道：“前兒好容易得的呢，不知多早晚丟了，我也糊涂了。”湘雲笑道：“幸而是頑的東西，還是這麼慌張。”說著，將手一撒，“你瞧瞧，是這個不是？”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，因說道……不知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注释

↑ 本回回目：
“撕扇子作千金一笑　因麒麟伏白首雙星”庚辰本，己卯本，舒序本，戚序本，王府本，列藏本，梦觉本，程甲本。“白首”舒序本作“白頭”。

“撕扇子公子追歡笑　拾麒麟侍兒論陰陽”杨藏本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